

喻麗清

魔歌

後讀

秦：

日曆上寫着：「秋天開始」的那一天，收到你寄來的「魔歌」，使我加倍地感到友情的溫暖。或許應該說已經想盡了方法也沒能挽住隨歲月流逝的什麼，而使我益發感到世界的無情吧。謝謝你讓我知道，只有友情是愈老愈溫暖的。

記得我們從前還是詩迷的時候，我曾說過：恐怕沒有一個有靈性的女孩子會受得了洛夫——那麼不知天高地厚的、竊竊地還帶點自大地品評着那些作家們。讀完這本「魔歌」，我後悔了。

「他就是這男子

胸中藏着一隻蛹的男子

他把手指伸進喉嚨裏去掏

多麼希望有一隻彩蝶

從嘔吐中

撲翅而出」（裸奔）

他雖然還在石室中，但是很明顯地那「石室之死亡」裏的生死玄想已經開始昇華了。他好像已經明白了那顆在歷史中流浪了許久的淚應該安放在怎麼樣的臉上了。雖然那臉，他還沒有找到，並且，恐怕這輩子也不會或不能找到。

「這是火的語言，酒，鮮花，精緻的骨灰甕，俱是死亡的修辭學。」我讀着讀着，嚼出了苦澀裏的甜味。我讀着讀着，想起紀弦的一句詩

：「我是可以飛的你們偏不相信。」「魔歌」彷彿也在說：「我是可以不晦澀的你們總該相信。」

我一直不以爲晦澀的詩是不好的詩。詩，既然有可解、不可解或不必解的，晦澀倒是一種獨特的風格吧。說實話，我喜歡那些男詩人寫性與戰爭——好像是他們的專利似的——寫得愈晦澀愈好。（一笑。）或許你會說我指的是含蓄，與晦澀不同。我想，那其間的差度，就要看讀者的水準來定了。

一開始，我總以爲余光中的詩是寫給中學生看的，所以他的名氣最大。在看書的人裏頭，中學生要算是最不沉默的大多數了吧。他很聰明，教育完了我們，他並沒停下來，現在只見他昂着頭在向前走去，不過，他的善心還是使他忍不住來時時照顧我們的瞭解力。只有葉維廉，他老是在給研究生製造功課似的，他給我的感覺甚少「花的雜感」，大多是「神話之企圖」。

我不知道洛夫願意把他的讀者停在那種水準上。然而，由「魔歌」却使我生了「多餘的」隱憂（這整個的班門弄斧，豈不都有點多餘？）——他本來是捉虹的人，現在倒像是捕蝶的人了，有些後悔從前的曲

高和寡而欣喜於現在的豐收的味道。

「故鄉已是昨日的一聲輕咳

鄉愁比長安還遠？」（月向）

這麼「大衆化」的句子，使我吃驚。像「金龍禪寺」：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着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你不覺得前半很靈慧，而後半却「俗氣」得一塌糊塗了嗎？我曾經讀過另外一位詩人（戴成義）

寫的「禪寺」（京都十首），那是我出國前最後讀到的幾首好詩。你看：

「那時已經 沒有了 門

陰影 在琉璃瓦下 骷髏般的眼眶 在飛簷 右

邊

只有那石砌 石砌的庭階 仍然鑲在 沒有門的

門前」（天授庵）

「想見了煙波 瀚渺 未晚：腳步 雞鳴：眼睛

和一去無回的 飄飄的浪子衣襟 以及 蘆葦蔽道

中 幽幽的神秘」（孤篷庵）

原諒我的節省，糟蹋了那詩中分行的韻味。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們希望那隻「一瘦再瘦的紙鳶」向無盡裏飛去，不能忍受它斷在空中——即使成為彩蝶。

我一點也不懂得超現實主義這一類的名詞，或者「清苦十三峯」裏史帝文生的影子之類。我只知道，「變再變之後的「魔歌」，語言上婉約多了。看看「石室之死亡」，再看看「魔歌」，好像看見一個久戰沙場硬頭硬腦的戰士，忽然還鄉歸去起了溫柔對待生活之心，給人一種說不出的魅力。然而，不免也有一

種惆悵在心底生起：恐怕那個本來獨樹一幟的詩人，結果最後要被人歸列到別人的旗幟之下去了。

對詩，我只能算是生疏的外人了——出國後一本詩刊也沒摸着過，偶有朋友寄來詩集，便欣喜若狂，若非存了報答你航空寄書的奢豪之心，便也沒有這瑣碎的一談了。

「魔季」裏讀「魔歌」，使我「記憶裏一尊倒塌了的石佛」彷彿又有了重建的意思。願為「魔歌」的作者祝福。雖然「沒有詩，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像那位開印刷廠的黃荷生，像那位太早就在詩裏打下最後一行虛線的痼弦。我還是更敬佩那些一生都在清醒着作夢的人。

想想看，少了一位絃弦或少了一個余光中，少了洛夫或楊牧，是一種怎麼樣的損失，然而少我們這些「活得好好的」千百個又有什麼關係。思之可喜，思之可悲。

管它的。佔這地球的一角，實在非關臉皮之厚薄，乃是不得不然耳。你說是嗎？

（一九七六年入冬前寫於水牛城）
P.S. 顏元叔先生最近來水牛城大學講學，有

書架的光彩！

「書評書目」合訂本

第十卷 (37—40期)

今天出版

布面硬殼精裝、燙銀

定價每卷95元，郵購85元

二、十卷合購(第一卷已無存書)

特價七〇〇元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一次講「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我去聽了。其中曾經偶然提到洛夫漸求明朗化一節，想詩壇上一定有過一番熱鬧，我的讀後感恐怕不過是畫蛇添足吧？但是，如果因此而使「魔歌」多銷幾本，也算是給詩人幫了一點點小忙，何樂而不為？所以我還是在下雪之前寄了此文。